

汤家汇 高低还要来

●郑心一

汤家汇是我们五大别山之行的最后一站。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做课时,有资料说,我国的古村落保护名录中金寨县的古村落有三分之二在汤家汇。而这个位于皖西南大别山门户之地,在七八十年前,是那场血雨腥风的政权争夺战中火星四迸的一块铁砧,因而一直被贴上红色的标签。

这次大别山之行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所到的每一个村镇都非常的干净,三线三边的治理在这里真的是效果明显。这个印象到了汤家汇更是深刻,作为安徽边僻之地,其卫生整洁远远出乎我们的想象,一天多的行程里,无论镇上还是乡下,看不到一点乱扔乱倒的垃圾,街上,路边更看不到一个塑料袋。

入住的汤家汇宾馆是一家新开的,不仅条件非常不错,价格也很实惠,而且老板夫妻也十分热情,给人一种回到家里温暖踏实的感觉。

因为地图和路书都丢在了响洪甸半岛的余老大家,所以我们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去镇政府了解当地的旅游点和行走路线。五一放假,这里又位居偏远的大别山边缘,能不能找得到人我们并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的是镇上值班人员不仅很齐,而且很快就给我们联系到了张静辉镇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张镇长一直陪同兼导游。我们很有感慨,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将军县,金寨和我们的凤阳小岗村有点类似,那就是这里的人都是见过大世面,大阵仗的,汤家汇作为红色旅游区,更是经常接待各路神仙,作为一方领导能一直陪同接待我们,说明他们的宣传服务意识理念确实很强。

大别山是孕育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重要摇篮,当年闹革命时的主要办公场所和军事机构,无一例外的都是征占那些豪绅大户人家的居所或祠堂,家庙。这些带有中原城堡和庄园风格的老建筑,因为浸染了红色的印记,从而在文革的斧钺中得以幸存。汤家汇一个镇上就有好几处国家级文保单位,这在全国恐怕也

不多见。豫东南道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接善寺,红二十五军诞生地——胡氏祠,红军枪弹库——石氏祠,商南赤色邮政局——徐氏祠,赤城县政治保卫局——姚氏祠,红军医院,少共赤南县委驻地——易氏祠,中共商南县委、商城中心县委驻地——何氏祠,赤城县六区一乡列宁小学校——列宁小学等……其中赤色邮局和列宁小学都是全国仅存的两处之一。这些地方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徐海东,洪学智等都曾在此工作和战斗过。到这里,一定要静下心来聆听当地的老人细细叙说那些血雨腥风的过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几乎都有带血的印记。

第二天上午,参观完列宁小学去往金刚台的路上,行到一个村口,张镇长忽然停下了车,对大家一声吆喝,摘樱桃挑了。路边,一株高大的樱桃树上缀满了珊瑚珠一样艳丽漂亮的樱桃。昨天下午刚到汤家汇的时候,大家都饱餐了一顿樱桃,那个甜爽满口的感觉犹在舌尖,此刻大家闻听摘樱桃的号令,个个鸽兔出笼一般,蜂拥而上。摘的摘,吃的吃,拍的拍,开心,热闹。事后大家都说,张金辉镇长真是善解人意,懂得调节旅游的节奏,知道大家什么时候想什么。

金刚台,是一座完全没有任何开发,还处于原生状态的野山,将近一千六百米的海拔里古松,巉岩,飞瀑,点缀其间。七八十年前大别山的红军长征撤退以后,留下来的几十位女战士,就是在金刚台周旋转战,蓬草衣舍,泉果填腹。至今山上还留下她们当年活动的遗迹。七八十个天然洞窟,曾经是土匪和红军战士们的藏身之所。以前除了药农樵夫很少有人上去,现在成了户外强驴们的热衷之地。

如果不是张镇长亲自带路,那个位于大山半腰腹地的李家老湾——当年刘邓大军的指挥部,我们估计根本就无法找到。盘山的路走了一半就是沙土路,七拐八弯里根本看不到前面的弯角处是什么。等到了一处高阜平坦的地

方停车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一大片乌压压的老屋,极像一个干涸的鱼塘里横陈着数十条乌鱼。山坡上一黑一白的山羊在阳光下安静地啃着青草,老屋里已经升起了炊烟,是做午饭的时候了。一棵几个人才能合抱的数百年古银杏,护卫着一个叫铜佛寺的庙宇。村民告诉我们这里的铜佛,大跃进时被砸碎炼了铜。看庙里介绍说,这是李太白后裔宗亲捐资修葺的,难道李家老弯的原主人会与李太白有关吗?

和汤家汇其它地方的老屋相似的是,黄粘土的夯土墙,黑瓦飞檐的屋顶。房屋的造型是典型的中原风格,内里却又有徽派的雕刻艺术。

这里几十间房子是个严谨完整的整体布局,不仅有厅堂,厢房,还有家祠,是一个庞大家族的集合体。

西南不远处是座海拔近千千米叫大石坳高山,以前曾是土匪草寇的据点,现在还有一个山寨的遗存。这里隐蔽性极好,外人没有人带路的话根本摸不到,而且地势险要,进可依山拒敌,退可隐遁无形。难怪当年的刘邓要把这里当做指挥部。

在汤家汇像这样的古建筑群还有很多,现在依然是山民的居所,大多呈现一种苍颜老迈的原生状态,一如这里的山水,在世嚣喧闹之外,安然地守着那份宁静和初心。

告别张静辉镇长的时候,我们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汤家汇,我们高低还是要来的;清秀儒雅的他也笑着说:我们高低在这里等你们来……

途经南溪镇的时候,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这里有个女孩和我最好的哥们因为文字结缘,爱得生生死死,最终,在当年省城学子与大别山村姑无法逾越的鸿沟面前,爱情成为一场悲伤的记忆。我在车上信息我的同学问:她还好吗?回:几年前动了一次大手术,人,已不忍看。我目送了一场爱情,看他们风生水起,看他们花萎尘埋……

每走过那必经的路口,我都习惯地用目光寻找她。

说起来,我们比邻而居已经十多年了,我每天早出晚归,匆匆来去。

老俩口居于我们隔壁楼的一楼,初时见面,点头微笑算是招呼。日子久了,再见面我便以长辈称呼老人,那老太太长得清瘦白净,面容温和,每日早晨在我们小区门口那儿摆个三轮车卖米饭豆浆之类的,我偶而不及准备早餐时,上学匆忙的女儿便会从老太太那儿买早餐读书,多年如是。

日子久了,我们见面也会说上几句,老太太问问我女儿读书的情况,她很夸赞爱学习读书好的孩子,透过她的目光,我感觉到她的慈善。她的老伴是个皮肤黝黑的健康的老头,每日早出晚归,在外面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我时常见到老太太卖早点时,身边都坐着一位苍白的清瘦的女子,年纪和我差不多,神情时而温和恬静,时而呆滞无神,气色上看健康状况不佳。

过了几年,一次下班途中,老太太骑着三轮车从外面买菜回来,和我走路时说起了身边的她,这是她的女儿,非常不幸的人。新婚不久即被查出患脑瘤,遇上个薄情无义的男人,嫌弃之余便使用暴力,老夫夫妻俩实在不忍心女儿除受病痛折磨,还要被人伤害,接受了那男人离弃的要求,将被弃的病姑娘接回来,从此老俩口便竭尽余生之力,为救治女儿,守护女儿生命之帆踏上了漫漫征途。

父母亲友全力以赴,女儿先后在全国各大医院断续着做了几次手术,家中亲友都倾囊相助,希望可以延续她的生命之花不枯萎。每每下班回来,总是见到她坐在门前的小椅子上,表情落寞,病情稳定时会她认出我,笑嘻嘻地和我说话;病情不好时便认不出人更没有思维,我走到她面前和她说话,她也只是呆呆地望着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钱玉亮

来到大别山,一看到满山的杜鹃花,就知道这种花为什么也叫映山红了。其实,我一直更喜欢映山红这个名字,无论杜鹃花有着怎样悲情、怎样诗意的传说,可我只要一听说映山红,就觉得倍儿亲切,而且还小有激动。

映山红震撼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因为电影《闪闪的红星》,以及那首久唱不衰的主题歌,《映山红》。大概是四十年前,我们十一二岁那年,一部彩色故事片横空出世,一个叫潘冬子的红军小战士,头戴八角帽身背一杆枪,走在满山遍野映山红花丛中的光辉形象,让我们这些和他一般大的孩子顿时魂梦颠倒。电影除了故事好,演得好,还有就是画面特美,电影把一种叫映山红的花铺展渲染到了极致,惊艳得我们目瞪口呆。“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歌声从此不停地在我们耳畔萦绕,映山红一次次在我们梦中绽放,弄得我们时常半夜起身大叫,“娘,映山红开了,红军来了,红星照我去战斗!”不是被劈头一巴掌给彻底打醒,我们就会夺门而去。《闪闪的红星》在那段岁月里,对我们小小少年并没有起到特别好的作用,反使我们意马四驰,不再安心念书。“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读他娘的什么破书,和潘冬子一样上山找队伍去,当红军闹革命去,这多来劲!既便在战斗中给打死了,倒在那万山红遍的映山红花丛中,也是无尚光荣无比幸福的啊!少年的白日梦,什么药都管不了。

四十多年后,我在革命老区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中游历,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映山红。“人间四月芳菲尽,山中杜鹃始盛开”,平日子里见到过的盆栽杜鹃,开得并不晚,春天一到,就和其他花一起在竞相开放,争奇斗妍了。晚的是高海拔、低气温的山中杜鹃,绽放时节在春末夏初。这时,山下花事已吵吵嚷嚷告一段落了,她们才一袭盛装,闪亮登场。

那真的叫“闪亮”。在山岭,在崖畔,在万绿丛中,是她们一下子把群山照亮了。平日子里,她们为常绿灌木,不高、不大、不张扬,而且枝叶繁杂,株形低矮,无任何异彩,不过是大山中普普通通的一种植被。但不知怎么,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她们的枝头跳出了无数的花朵,花朵又灯盏一样,来电了,一盏一盏,一片一片,一山一山在亮,亮得彤红烂漫,灿若云霞。这样的灯盏比

我,没有任何回应。纵如此,我依然每次经过她的身边时都会认真地和她打个招呼,问候她一下。

当年我新到这小区时,楼路口曾住一位清瘦的患尿毒症的女子,也曾依傍着娘家养病,她每日静静地坐在夕阳下,等待着生命的终结。我曾经因为忙碌,因为对生活的各种追逐,忽略了她投向我的微笑,或者是我没有真诚地每日向她投以微笑。等到那一天我下班回来经过她娘家门口时,看到那一排排的花圃及她清瘦的遗容时,我心里突然涌出那么多的懊悔:我每次见到她时,为何不能在前行的脚步中留给她一个暖暖的笑脸呢?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有回天之力。父母亲人的漫天大爱也不能阻挡死神降临。那天,因女儿病情差等其他原因,他们搬离了住处,搬家时老太太遇见我,诉说中情不自禁又流出了眼泪,她说女儿被她接回来18年了,手术也做了几次,几日前病情更重,去了大医院,专家嘱咐准备后事,脑部全部扩散,已经不能再手术了。老太太说,亲友们也说了,如果有希望,哪怕我们再借贷,也要全力救治。可是这次真的不行了。她说我们老俩口从来不觉得女儿是负担,我们再苦再累只要能让她活着,我们都不怕。这时候,我说不出来话,我只能帮助老人收拾一些旧东西,帮她推着她的三轮车,静静地陪站在老人身边,我想说:不用伤心,不用难过,你们的女儿因为你们的慈悲和守护,已经得到了人间最厚重的亲情,她是幸福的,她带着父母亲人最深的爱,枕着最温软的亲情入眠天堂,她浑身都氤氲着湿润的亲情味道。我心里这样想,但我没能说出口,我生怕我粗浅的语言会唐突了老人的坚强或者伤感。

从那次老太太搬些用品去医院照顾女儿至今,我

隆中梦 (外两首)

●梅玉荣

一场大梦
被鸟啼惊碎
茅屋外有亲切的阳光
山谷很温暖

起身
轻摇羽扇
亮煌煌几页史书
征战,抚琴
微抬瘦指
乱纷纷群雄逐鹿
硝烟

七星熄灭
一国的沉睡
扶不起的梦,且罢,趁天明

回书卷中安眠
何须问计
规划天下蓝图,看我
重整河山

黄河魂

洪流宛转
缠绕一个民族的心结
咆哮肆虐,忧患便已发源
狂涛早已沉陷
天空隐隐着叹息

夔门驯服的身影

倒伏在大高的名下
血液流空
雄性的骨骼嘎吱作响

黄河的黄
照耀一块干裂的土地
黄河的黄
染出一段历史的伤

汨罗殇

醉就醉成长发飘飘
醒就醒着举步狂涛
纵把《离骚》唱上千遍
汨罗依然无声
挂在你耳边
一滴风干的泪
长铁锈蚀,空自悲鸣
香草美人已化为
河底一团沉积的泥沙

恶浊的世风弥漫成云
仿效的步伐
已颓然失踪
越千年,江面上依旧年年飘来
粽子的清香
和缥缈的渔歌

买书

●鲁 楷

天热。楼下弄装修的不管早中晚的赶着时间,我虽是休息得不好,倒也理解这大热天的,他们更是辛劳。

坐阳台泡茶看书。写散文的董华先生赠我一本《2014年优秀散文选》,突想起我2014年也是上了好几个选本的,只收到邹岳汉先生主编的《2014中国年度散文诗》和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编辑出版的《2014年中国诗歌精选》,(尚有三个选本不知是出版社没寄还是遗失了,我遂决定自己到当当网购,反正书到付款,且还有些折扣,我这些年一直是这样选择的。

满怀希望的收罗了一遍,框框里总会跳出来向你推荐的书,特殷勤,我浏览了一下,倒也是可以顺便多买几本的,零零散散的丢进货物框,一看结账单,却出现货单1、货单2……一直到货单7,且有5张提醒我“您还需要付货款多少多少”。就很纳闷,以前不都是一次性上门付么?现在怎么要选择银行付或者支付宝付,我认真看订单,才发现那需要另外付账的是其他网上书店的销售,而只有当当网自己销售的才可享受上门付款的待遇。我因没有其他渠道的付款方式,故只好放弃了好些本书,这其中就包括《2014年中国诗歌排行榜》(邱华栋主编)周瑟瑟编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等书籍。好在还是买到《2014中国新诗排行榜》(谭五昌主编)、《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4卷)》(新华出版社出版,杨志学,亚楠主编),还有卫淇的《李清照——人生不过一场绚烂花事》,简雄的《浮世的晚风》,叶嘉莹先生的《人间词语七讲》,这些书该是最近卖得火吧,竟也没什么折,7本书只便宜了不到3元钱,几乎都是原价了。

我有个最大的缺点是喜欢买书,且只要喜欢的就会多买几本,如《枕草子》《伍尔夫读书随笔》,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谜》,杜拉斯的《情人》等,我是要买上三四本,一是因为A地B地的跑,总路上带着不便,故栖在某处都希望看见自己特喜欢的那几本书,二是有同学朋友爱书者上门,是可以把书做礼物送出去的。但说实话,买来的书我也没有本本都读,像《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我购得有一年多,除送出去一本,手里的这本还连封都没开,我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对,反正好东西到手了,闲着就闲着吧。

我另一个缺点说出来也是理直气壮的。我自己可以把书放置不看,或一兴起顺手送人,是做好了下次再买的心理。可我做人几十年,遭遇过好些次书被偷,我是耿耿于怀的。

十多年前QY还是美文作家,她的书也卖得好,我近水楼台,她所赠的书我都悉心留着,但有一日就突然不见了好多本,其实,书谁拿走了我心中有数,只是不敢喊出来,免得伤和气,为了书伤和气,倒见得读书人的小来,我也就忍了。《海子诗歌全集》四川主编的,好厚,也就谁顺手牵羊了。去年东荡子夫人聂小雨快递来她的散文集《九雨楼札记》也不翼而飞,让我都闷好久,好在后来小雨再次快递,我才缓过劲来。

我对书籍的珍爱和偶尔的小气,表现得很明显。这一点,有朋友是笑着对我说的。

昨天快中午时,手机响了,一听是送书的,说在楼下。往年都是上楼,这次怎么不上来呢?我说你按门铃,他说门铃不响。但我还是要求他上楼。打开门,是一个有点微胖的小伙子,他倚在门框,看起来有些累的样子。我接过他递来的纸箱子,问:没有单子么?他说:我只管收钱,送货,没有单子。我把书钱递给他,他一声不响转身就走了,一副不稀罕人点赞的背影。

吃晚饭时,门铃响了,是弟弟打完球回来。我意识到门铃根本没坏,只不过那个小伙子送货累了,又有点胖,不愿爬楼罢了。想到自己为他人想得少,我生出一丝歉意来。



夏日野花